

寺门

上

SIMEN

王少华◎著

中国首部史诗般书写中原穆斯林的长篇小说

有种情感，如种牛痘，一次接触就终生免疫；

有种故事，就像时间，一旦开始便无法停下……

一个寺门传奇，几段乱世沧桑，讲述几代人命运沉浮的韵味往事；

几个不同民族，三种宗教信仰，演绎多民族血肉相融的家国悲欢。

河南文艺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序言

我认识的少华

杨亚洲

2002年,我刚拍完《空镜子》,手头正缺下一部戏的本子,案头倒是放了一大堆本子,在这些本子当中有一个本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那一堆本子中比较出色的,这个本子就是少华写的。当时我也准备拍,但是因为《美丽的大脚》,与少华这个本子失之交臂,可是我记住了王少华。

后来又有一次失之交臂。一家制作公司要拍一部生活戏,编剧是少华,后来因拍《八兄弟》,再一次错过与少华合作的机会。直到2007年,中加联合拍摄《蝴蝶》,终于促成了我与少华的第一次合作,紧接着就是《美丽的事》。《美丽的事》这个本子少华写了三稿,前两稿都被我给毙了,最后少华是在“飞行中”写完的,从开封写到北京,从北京写到青岛,又从青岛写到太谷,边拍边写,很辛苦。少华说“编剧是一个惨无人道的行业”,我能理解,尤其是电视剧的编剧。

少华早先是写小说的,或许正因为有写小说扎实的功底,才成就了他这个能写出生活质感的编剧,用行内的话说就是“接地气”。

我始终认为,不管是一个小说家还是一个编剧,只要把自己还原到生活的本身,肯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少华的作品通常地域特点非常突出,他善于把各种题材尽量拉回到他所熟知的文化环境中去,语言形成了他作品的特色,既生动又形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使得人物活灵活现。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剧本,哪怕忘记了他的故事也绝不会忘记他塑造的人物——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群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老百姓。这一点也是

我坚持不懈所追求的,也是我与少华在艺术方面的共同语言。

少华很早就给我讲了《寺门》的故事,我也一直在关注他《寺门》的创作。因为我觉得《寺门》这部作品的立意和质感足以改编成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少华两栖作战的能力很强,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剧本创作。待我陆陆续续看完少华发来的文稿之后,尤其是结尾的部分,说实话,我被震撼了。我想说的是,只有对民族、对文学负责任的作家,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写完整,至少不会把他对文化的深刻认识遗漏。

要说《寺门》里面的人物,我最喜欢的是艾三和洪芳,这两个人物最能让我们清晰地看见历史的变迁在人物身上的充分表现,又最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本质和人性随着历史的变迁产生的不同变化。这两个人物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命运的跌宕起伏紧紧扣着时代的脉搏,牵动着读者的心,让人浮想,让人感慨,让人潸然泪下,让人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少华很会讲故事,寺门又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地方,人物的传奇带来了故事的传奇,加上开封城厚重的历史、鲜明的色彩以及方言的魅力,《寺门》这部作品更为凸显气魄。最最重要的是,少华对开封这座城市的热爱,才是这部作品诞生的真正动力。张择端把《清明上河图》画卷献给了开封,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世界,少华的《寺门》恐怕同样要由后人来评说。

眼下,负责任的作家不多,少华算是一个。

少华的作品还具有一个特点,这或者跟他这些年从事影视创作大有关系,那就是读他的文字画面感十分强烈,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人物就在镜头之中。他以剧本之长弥补小说之短,以小说之长补充剧本之缺,不墨守成规,也不哗众取宠,为进入影视主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祝贺少华《寺门》即将出版的同时,也要赞扬一下出版《寺门》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如果说少华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那么河南文艺出版社同样是一个负责的出版社,是你们让读者看到了《寺门》这样一部好的作品,是你们和少华一起在复兴河南的文艺。

目 录

1 | 序言 我认识的少华 杨亚洲

上部 沙家

3 | 一、“打到咱们门里了!”

10 | 二、“恁这不是明装蒜孙嘛!”

18 | 三、惹不起,躲得起!

26 | 四、“爷们,倒是你得招呼着点……”

31 | 五、“咋不多宰他几个?”

38 | 六、“别关着门在屋里偷偷吃食儿啊!”

44 | 七、“说! 是弄啥的?”

50 | 八、“别不服,不服恁尿一裤!”

55 | 九、“抓贼啊! 卖尻孙偷牛肉了!”

62 | 十、“大半拉国土都有了,蒋委员长还有这份心思。”

68 | 十一、“亲姥爷,你能不能先嘬住!”

75 | 十二、“沙老二,你个傻孙!”

82 | 十三、“瞅瞅,咋样,海阿訇都认可我说的。”

- 88 | 十四、“还有冇？俺还有吃饱。”
- 93 | 十五、“老二，我撑不住了，先去睡一会儿！”
- 98 | 十六、“俺也不是你老婆。”
- 104 | 十七、“管他个丈人，先把沙老二救出来再说！”
- 111 | 十八、“不认字你摸摸腰牌。”
- 117 | 十九、“不中去球。”
- 123 | 二十、“丈人他儿！都给我住手！”
- 129 | 二十一、“别缠我的事儿啊，跟我有关系！”
- 135 | 二十二、“中了卖尻孙们的埋伏。”
- 142 | 二十三、“弄吧弄吧弄吧！该咋弄就咋弄吧！”
- 147 | 二十四、“俺的中国名字叫陆静宜。”
- 153 | 二十五、“我非得跟卖尻孙赌上一把！”
- 159 | 二十六、“既然接了恁的战表，中不中俺都敢跟恁挺！”
- 165 | 二十七、“爷们，中不中啊？”
- 170 | 二十八、“沙二哥和几个弟兄们彻底傻脸了。”
- 176 | 二十九、“俺几个大老爷们还有法儿呢，你能有啥法儿？”
- 182 | 三十、“不好，要坏事儿！”
- 188 | 三十一、“给祥符老少爷们争口囊气中不中！”
- 193 | 三十二、“你是想当饿死鬼呢，还是吃饱了上路？”
- 199 | 三十三、“恁日本兴不兴娶二房啊？”
- 205 | 三十四、“俺不是日本娘儿们，俺是祥符女人！”
- 210 | 三十五、“俺是日本女人……”

中部 艾家

- 219 | 三十六、“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 226 | 三十七、“命都有了，钱有啥用。”

- 233 | 三十八、“咋？一根金条都不中？”
- 240 | 三十九、“宁可胡子眉毛不要，也得听这口百灵叫！”
- 245 | 四十、黄樵松来寺门喝汤
- 251 | 四十一、“如果不管用，老天爷也有法儿了。”
- 257 | 四十二、“东西都被抢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 263 | 四十三、“恁可以爱咋着咋着，我咋办？”
- 269 | 四十四、吃大户
- 275 | 四十五、“绑上，拉到黄河大堤，挖个坑，埋了。”
- 281 | 四十六、“乡里乡亲的，我压根就不想杀人……”
- 288 | 四十七、“这支小八音打死人不偿命。”
- 295 | 四十八、“这人绑得有点蹊跷。”
- 302 | 四十九、“俺姨她大姑家外甥的朋友。”
- 309 | 五十、“你个鳖孙，真有眼，咋就盯上俺的枪了呢？”
- 316 | 五十一、他是要杀人灭口啊！
- 321 | 五十二、真假老包
- 327 | 五十三、“留着这号人早晚是个祸害！”
- 335 | 五十四、“我说的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 340 | 五十五、“闲着也是闲着，先弄几个钱花花。”
- 345 | 五十六、“掐死去球！”
- 351 | 五十七、“只要你今个打赢，老子就给你立块石碑！”
- 356 | 五十八、“想牵走这条狗，不中。”
- 361 | 五十九、“说得轻巧，那是宰人，不是宰牛宰羊！”
- 367 | 六十、杀人灭口
- 374 | 六十一、听说共军是冲咱祥符来的！
- 381 | 六十二、“俺妈巴不得我能嫁给一个吃喝不愁的男人。”
- 388 | 六十三、“不是讹上你，是讹上你们寺门。”
- 394 | 六十四、“共产党的大炮马上就堵住政府的门了！”
- 400 | 六十五、赶紧窜，再不窜就来不及了。

406 | 六十六、“这一回国民党是孬劲了。”

412 | 六十七、“那娘儿们是演文明戏的。”

418 | 六十八、被军事管制了

424 | 六十九、这一回，艾三凶多吉少。

429 | 七十、艾三的时间不多了

435 | 七十一、“有干缺德坏良心的事儿。”

下部 封家

443 | 七十二、只要恁跟人民政府一心，过去的事儿一风吹。

450 | 七十三、“恁多年相安无事，咋说不过就不过了呢？”

456 | 七十四、“假装不假装，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463 | 七十五、“这不是我讲的，是穆罕默德讲的！”

470 | 七十六、“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徇私枉法，要秉公执政。”

477 | 七十七、穆斯林的婚礼

484 | 七十八、穆斯林的葬礼

491 | 七十九、“你还年轻，要有自己新的生活。”

497 | 八十、“人民民主专政是保护婚姻自由的。”

504 | 八十一、“你就是打恁爹，也不能打区长啊……”

510 | 八十二、“这一回可让老头作大难了。”

516 | 八十三、“钱好还，情难还啊！”

523 | 八十四、“还是那句话，一命还一命。”

529 | 八十五、“积攒了一辈子的东西，谁也别想拿走！”

535 | 八十六、“我就是个属兔子的，这一辈子都在窜。”

541 | 八十七、“它要坏在路上，推我也把它推到宁夏！”

547 | 八十八、“要捐献还不得重新规整一下。”

553 | 八十九、“恁老丈人也要跟着这些报纸一起窜。”

- 559 | 九十、“不就几张报纸吗，搭上命值不当。”
- 565 | 九十一、“别以为骑在马上就是好事儿，不定哪天就压马上摔下来了！”
- 572 | 九十二、“这货是东大寺门有名的耍家。”
- 580 | 九十三、“不认字也摸摸俺沙家的腰牌！”
- 586 | 九十四、“真的有人指派我，我真是自愿的。”
- 592 | 九十五、“不管是荣华富贵还是混一身腌臢，都得认。”
- 597 | 九十六、“多年冇见，找她叙叙旧。”
- 604 | 九十七、“你说不知那是装耍，你心里比谁都清亮。”
- 610 | 九十八、“我不想让一张报纸毁了我已经得到的一切……”
- 615 | 九十九、“我的良心还有让狗吃掉！”
- 620 | 一〇〇、“恁要敢把报纸卖喽，从今往后就别搭理俺姓沙的！”
- 625 | 一〇一、“其实我早就该离开这个家了。”
- 631 | 一〇二、“寺门的人咋不好对付了？”
- 637 | 一〇三、“打仗只是暂时的，和平才应该是永久的。”
- 643 | 一〇四、“你在寺门恁多弟兄们，谁也有嫌弃过你……”
- 649 | 一〇五、把忍痛割的爱给东大寺我又觉得冇那么痛了。
- 657 | 后记 啰唆在《寺门》后面的话 王少华

上
部

沙
家

有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他们就说：“我只是调解的人。”真的，他们确是作恶者，但他们不觉悟。

——节选自《古兰经》

一、“打到咱门里了！”

鼻梁上架着高度老花镜的封先生在尔瑟的汤锅前给街坊四邻念民国二十七年五月某日的天津《大公报》：“……商丘失守之后，倭寇土肥原贤二十四师团一路往西挺进，势如破竹，兰封危在旦夕，中原重镇祥符告急。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商震命令驻守祥符的宋肯堂第一四一师加强防御，做好与倭寇殊死一战之准备……”封先生摘下鼻梁上的高度老花镜叹道：“兵临城下了……”

尚社头：“封先生，你这是啥时候的报纸？日期不照^①吧？”

封先生：“那能照？眼望儿^②是六月，这是五月份的报纸。”

尚社头：“我说，听这炮声也不对劲嘛。”

缄默。空气中震荡着隆隆炮声，所有人脸上表情凝重。

尔瑟用勺子撇着汤锅里的油，沮丧地说：“汤算卖不成了。”

卖胡辣汤的马老六疑问道：“该吃吃该喝喝，日本人就不喝汤了？”

尚社头：“他们喝个球汤，他们懂啥叫汤？”

卖花生糕的白凤山依旧穿得齐整，盘扣布衫的白袖子褊在黑色纱外套袖口外面，嘴里哼着西皮流水，手里晃着鸟笼压^③尔瑟的汤锅前面经过。

尚社头：“你咋还去遛鸟啊？听听北边这炮声。”

白凤山闲庭信步边走边说：“只要人不死，百灵就得遛，汤就得喝，我倒要瞅瞅，日本人能不能一炮把我给樵^④死。”

枪声和炮声越响越近，惶惶不安之中寺门跟儿的穆斯林们，在大难尚有^⑤来临之时仍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们跟那些来喝汤的祥符人围聚在一起议论着战事，义愤、恐惧、担忧、无奈，伴随着听天由命的骂声跟各种各样的猜想与设想。

日本人真的要打进祥符城了吗？

早起，光着膀子的沙二哥在自家院子里撘着石锁，压那上下翻飞的石锁中可以看得出，他的情绪也不如往常那么平静。黄河堤内扫街^⑥的萍妞家已经好几天有来送肉了，院里劈柴倒是一大堆，可作坊里那两口煮肉的大锅一点热气也有了。沙家人知道，战事吃紧，一时半会儿这牛肉是不会再送了。这些天，媳妇汴玲不止一次提醒他：“还是把值钱的东西拾掇拾掇，甯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听艾家老三说，日本人在南京杀了一个城的人。”

沙二哥紧咬着牙根儿，手里的石锁使劲地撘着。

二大一边往房山墙上糊着裕褡^⑦，一边咬牙切齿地说：“这青砖大瓦的房子，是恁^⑧爹用血汗钱盖起来的，甯哪儿？哪儿也不甯，卖尻孙日本人，凭啥！”

汴玲：“凭啥？凭他们手里有枪有炮。”

沙二哥扔掉了手里的石锁，压屋里取出他爹留下的那支塞火药的洋枪，做着各种姿态的瞄准。

二大糊完了新裕褡，一边揭着山墙上已经晒干的裕褡一边说：“二孩儿，东西我都归整好了，找个地儿埋起来。”

沙二哥：“有事儿，妈。”

二大：“啥有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听当街的人说嘛，那些卖尻孙日本人长着红头发绿眼睛，屁股比磨盘还大。”

沙二哥：“咱家就恁^⑨大个院子，埋哪儿？”

汴玲四处看着，作难地：“就是，埋哪儿？”

二大：“埋哪儿都中，埋深点。”

沙二哥把洋枪往汴玲手里一递：“一会儿去找点硫黄、硝酸和木炭来。”

汴玲：“弄啥？”

沙二哥：“试试这杆枪，看还能不能打出火来。”

汴玲：“你可别惹事儿啊！”

沙二哥：“都打到咱门里了！哪个在惹事儿！”

汴玲犹豫不决地瞅着沙二哥。

沙二哥：“瞅啥瞅，叫你去你就去！”

汴玲满脸不情愿地走了。

沙二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最终把埋东西的地儿选择在劈柴堆下面，费了一番工夫之后，该埋的东西都埋罢了，然后他穿好布衫，在越来越近的枪炮声中去尔瑟的汤锅喝汤去了。

沙二哥刚走近尔瑟的汤锅前，只听天空中划过一溜哨音儿，一颗炮弹在东大寺大门前不远的地方落地开花，随着一声巨响，清平南北街上顷刻一片号叫声。尔瑟汤锅前喝汤的人作鸟兽散，各自顾命去了，趴在地上的尔瑟冲着那些逃命的人吆喝着：“钱！别窜，把钱交了再窜！”

沙二哥有窜，他掸了掸落在布衫上的土，独自一人在汤锅前坐下来，大声喝道：“尔瑟，给哥哥盛碗汤！”

已经钻进桌子底下的尔瑟，说话的腔调都变了音儿：“二，二，二哥哥，你，你，你自己盛，盛吧……”

沙二哥往桌子下面瞅了一眼：“瞅你那熊样，出来，日本人还有进寺门呢！”

那天清早，沙二哥把整整一大块锅盔泡进汤碗里，边吃边泡边添汤，在密集的枪炮声中他把尔瑟的一锅汤喝得见了锅底。

炮弹炸罢之后，寺门跟儿各家各户房门紧闭，整条清平南北街上瞅不见一个人影儿，死一般的安静。

喝罢汤的沙二哥，爬到东大寺礼拜大殿的房顶上，向四处瞭望，然后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下面站着的社头老尚。这时，他听见有人下面喊：“老二，快下吧，老日的三八大盖有准头！”沙二哥往下一瞅，叫他下来的人是艾家老三。

沙二哥：“三哥，有事儿，卖尻孙们还有进城哩！”

艾三：“进罢城了！”

沙二哥：“我咋有瞅见？”

艾三：“人家有望远镜，他瞅见你你瞅不见他。”

沙二哥还在向远处张望。

艾三一个劲儿地摆手：“快下来吧，听哥哥话，不能白死！”

有等艾三的话音落下，一颗子弹“嗖”地压沙二哥头顶划过，他一个趔趄压大殿顶上跳下来。

沙二哥骂道：“卖尻孙！还真有望远镜，我就想瞅瞅日本人长得啥球样！”

艾三：“啥球样，一个鼻子俩眼，就是个子低，一个个像半截缸。”

沙二哥：“那不是有长三头六臂嘛，咋就让卖尻孙们打进了城？一四一师是弄啥吃的！”

艾三：“北门已经打了好几个来回，卖尻孙们搭着梯子一个劲儿地往城墙上爬，一四一师的弟兄们尽到力了，武器有人家得劲，根本挡不住，你有见，城墙上全是尸体！”

沙二哥：“你瞅见了？”

艾三：“我当然瞅见了，这不，眼瞅着祥符城快守不住了，我得赶紧回来。”

沙二哥带着满腹狐疑：“一四一师恁多人咋就会守不住个祥符城哩？”

艾三：“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日本人使的家伙什得劲，飞机大炮还有铁壳车。”

沙二哥：“啥样的铁壳车？”

艾三：“就是枪打不透。”

沙二哥：“三哥，恁师长宋肯堂呢？”

艾三：“早窜罢了！一四一师死了恁多弟兄，再拼下去，宋肯堂都得爬上北城门楼去拼刺刀！”

沙二哥睁大眼睛：“恁师长都窜了？”

艾三：“你咋就不清亮^①，南京城守不住唐生智还窜呢，祥符城能比首都牛逼大？宋肯堂这会儿八成都窜到中牟了！”

沙二哥嘴里狠狠骂了一句：“卖尻孙！”

艾三：“我也得窜，再不窜就来不及了，有见我都换上便衣了嘛。”

沙二哥打量着艾三身上的便衣：“你去哪儿？”

艾三：“老弟，别再问了，城北头的铁塔都被轰掉半截了，能窜就赶紧窜

吧。”

沙二哥：“我不窜，我看日本人能不能把我的蛋咬掉！”

艾三在沙二哥肩头拍了拍：“老二，你要是不窜，拜托给你个事儿。”

沙二哥：“说。”

艾三：“帮着照护一下俺妈。”

沙二哥：“恁妈不跟你走？”

艾三用手轻轻拍了拍自己腰里别着的枪：“我还有事儿。”

沙二哥明白了，有再往下问，说道：“走你的吧，三哥，自己招呼着点儿。”

艾三把沙二哥拉到一旁，小声说道：“老二，我知道恁家有杆枪，听哥哥一句话，赶紧扔掉，一杆枪能弄啥，国军几十万杆枪都有挡住日本人，别惹事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听哥哥的话。”

艾三是肯定要跑的，因为他是国军情报部门的人，要是被日本人逮住，那可比害眼还厉害。而寺门跟儿的穆斯林们几乎都有跑，都是老百姓，小商小贩，穷家难舍。再说，就像祥符人说的那样，寺门跟儿的穆斯林们历来抱团，谁敢欺负他们就跟谁玩命。在此之前，尚社头也对大家说过，能不跑就别跑，真要是跑散了，后果更难设想。大家几乎都赞成尚社头的说法：寺门跟儿的多斯提们，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瞅着艾三远去之后，沙二哥伸头往礼拜大殿里瞅了瞅，只见满脸络腮胡子的海阿訇闭着眼睛，手里捧着《古兰经》默诵着，他相信先祖穆罕默德会保佑他的子孙。

国军能不能打回来，啥时候能打回来，沙二哥不想知，他想知的是日本人会不会来祸害寺门跟儿的穆斯林，会不会像炸铁塔一样把东大寺炸掉。他又想到了他爹留下来的那杆洋枪。

枪炮声渐渐减弱下来，日本人真的控制了祥符城？

不断有消息传到沙二哥的耳朵里，说日本人是在6号早起占领了祥符城的，进城之后在城区的主要干道上烧杀、奸淫、劫掠。马道街、鼓楼街和相国寺后街上的店铺商行已经被日本人洗劫一空，绸缎布匹、鞋袜衣帽，被堆到钟鼓楼前付之一炬。卖胡辣汤的马老六说，他亲眼瞅见日本人压三友实业社的大百货商店里运走了满满三大卡车的货物，大百货商店的门窗家具全被捣毁了。马老六还听说，书店街大量的书籍也被日本人付之一炬，日本人还在书

店街最大书店的门上钉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慰安妇的住处”。

沙二哥不解地问：“啥叫慰安妇？”

马老六：“谁知，我就瞅见好些身上背着枕头的日本娘儿们在那里进进出出，听人说那些日本娘儿们都是婊子，那里就是窑子铺。”

沙二哥：“窑子铺？日本人开的？”

马老六摇头：“谁知？”

压一旁走过的封先生立住脚，推了一把鼻梁上的高度老花镜：“慰安妇就是随军的日本妓女，仗打到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

沙二哥与马老六面面相觑。

这时，尚社头急匆匆地走过来说道：“日本人颁布了戒严令，天黑罢以后不准上街，谁要是上街格杀勿论！”

沙二哥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

尚社头：“老二，安生吧，一家子人哩。”

那天晚上，沙二哥有顾日本人的戒严令，也有顾家里人的阻拦，凭着对祥符城里大街小巷的熟悉，像只猫一样在城里偷偷遛了一圈，他看见祥符城里所有的主要建筑之上全部插上了膏药旗，钟鼓楼上的那一面最大，在黑夜之中是那么的刺眼。

那天晚上，沙二哥回到家后一言不发，坐在油灯前往枪管子里装自己做的火药跟铁砂。

汴玲在一旁说道：“别往里装了，赶紧把枪埋了吧！”

沙二哥根本不搭理汴玲，依旧往枪管里装着。汴玲有法儿，只得去搬过来二大。

二大：“二孩儿，你咋不听劝啊，快，赶紧把枪给埋喽！”

沙二哥：“不埋！”

二大：“你不埋枪，日本人埋你！眼望儿不是你要光棍的时候！”

沙二哥：“谁要光棍？是他们要光棍，压日本要到咱这儿！”

二大急了：“我的小祖宗，你不埋，我埋，汴玲把铁锨拿过来！”

沙二哥一瞅二大真要下手，把手里装火药的通条往地上一撂：“中了！我埋，我埋中了！”

入夜，祥符城出现了短暂的宁静，只能听见狗的叫声，谁也不知明天个天亮